



韓文

雜著

十一

十二 雜著
十三 全

~ 16
273
11



門和10
號273
卷11

會同
印攻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二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獲麟解

按此解與論龍論馬皆退之自
喻有為之言蓋非有所指實也
或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公因此而
作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參曰韓
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
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
者上修或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
和間作明矣。呂祖謙曰通篇只祥
不祥字作眼目其抑揚開合更佳謝
枋得曰此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
多轉轉往復議論不窮茅坤曰文凡
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轉轡愈

韓昌黎集卷十二

變化而愈勁
厲此奇兵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
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書一三作載○詩麟之趾春秋
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然麟之為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
或作鹿之狀或無之
字皆非是○爾雅翼麟麋身牛尾一角其性
能避惡不妄食集故其游於郊藪也則以為
萬物得其性太平之驗然則雖有麟不可知
不亦簡易而自然乎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
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
鹿下或有也字○就用上數語緊轉有筆
趣自是尺水風濤况用史記老聃傳中語

更入化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形下或
有也字

○王維補曰以德句正與為靈昭昭句
相應德字即靈字之意惟德故靈也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
也字或

有哉

師說

退之當時抗師道以號名後輩此
文其所倡赤幟也李蟠事見篇中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今之世不聞
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
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
狂名又報嚴厚與書曰僕才能勇敢
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
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退之師說
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
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以歸
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顧
充曰退之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
又盡工夫故能變態如此
然全使袁盎傳意做骨法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一篇太綱領具見於此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緊承上解惑不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一無此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作豈或并有字而無夫字皆非是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或無也字○茅瓚曰道在即師在是絕世議論嗟乎師道

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有容字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

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下或是故聖益

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

愚其皆出於此乎乎一作矣○李庭機曰此

非生知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

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

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

關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

冕仲詩只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

不焉或字音否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此言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

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

不以傳道解惑爲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爲

之擇師其身惑之不學則不擇師是學其小

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孫巫醫樂師

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

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似一作類巫醫樂

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其可怪也歟

不齒或作鄙之其可或無其字

段有力中間二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師道本意王維禎曰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反覆劇論意甚切至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

音長一無

老聃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孔子師郯子又字而以莫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非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莫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句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乃告

入曰吾聞之天子先官學在四夷猶信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子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莫弘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

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故上無是字茅坤口說得好又應李

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

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

道作師說以貽之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

○唐順之曰能行古道在

字與篇首古之學者古字相應謝靈運山謂論束緒尾畧用此法至司必以異人待之知言哉

進學解

唐本傳愈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時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按其文本本出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崔駰達旨班固答賓戲張衡應問之類雖未能一洗俳偶習氣而較下之摹章做句不厭雷同者已遠過矣昔人云退之不喜文選學然此文入選亦自傑然特出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鞞勒騎中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王十

朋曰晉該過秦論班固公孫弘贊韓退之進學解真文中之傑也黃震曰進學解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步坤曰此韓公正止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懣無聊之詞托之自各自責之詞托之已最得體孫鑑曰句下雕字琢筆筆筆生動絕無摹倣痕跡讀此當知其脫換之妙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名誨

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然

四句起下不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

兇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修古文尚書俊皆作峻公他文亦多用

峻字新舊史同 占小善者率以錄各一藝者無不庸
占去 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肥補巴切一作把
成就人 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此言
才也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
 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皆作不能
四句是一篇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
 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或作時云
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 先
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二年博士注
 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吟一作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玄記一作紀 貪多務得細大不相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焚或作燒兀兀或作兀兀 先生之業可
 謂勤矣之下一或 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
 漏張皇幽眇舐音底首子余切罅呼許切
也呂覽衣弊不補履決不首此言補苴蓋綴
緝包裏其儒術之漏隙耳張皇幽眇則謂斯
道隱微亦無不為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
鋪張而廣大之也 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
 於儒可謂有勞矣茫茫一作茫茫障一作障
禮錄障洪水音章有勞一

無有字○錢福曰障百川一旬見退之有功於斯道處李漢叙公文集謂先生之文比於武事可謂雄偉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不羣正謂此也

章其書滿家醲一作醲咀在呂切○張九成書味存於骨中則益矣退之上規姚姒渾渾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

無涯姒徐里切渾胡本切無或作凶或作之非是○姚虞姓姒夏姓也揚子虞夏之書渾渾爾周誥殷盤佶屈聳牙佶其乙切屈求勿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各誥洛誥是也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聲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皆艱澁貌

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

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文二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同工異曲言其如作樂者同工而曲調自別也○世儒評退之文章無如退之自評翹富與友人論文書曰文章不本六經雖生剝十雲力之篇行則相如之籍辭匪不美總屬無根之學故退之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名家也郭正域曰昌黎得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意賞鑑

右具室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具一作作其人上一無為字○林希元曰以七三一段論業精此段論行成語全寂寥可見平日躬行工夫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踬後動輒得咎跋音致多作蹇義通○詩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注跋蹇也

卷之十二

竟，踏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暫為御史。

遂竄南夷。公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三年博

士冗不見治。年或作為謂貞元末為四門博

遷，非是。治，陳之切。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

也。楚辭雖過，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或冬

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語只說號寒啼飢

足矣。日冬，爰年豐，雖欲極其形容而實蛇足。

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木曰童，豁落也。孫

鐵曰勤業，四段從能，精能成。下語發來，然而一轉，正破不公不明也。

先生曰吁

子來前夫大本為宗。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

說文，宗，屋。細木為桷。桷，音角。詩：松桷有梲。

注：桷，榑櫨侏儒。榑，音薄，櫨，音盧，侏儒，一作株。

榑，一名榑櫨，一名榑。榑，音薄，櫨，音盧，侏儒，一作株。

榑，音屑。榑，音屑。榑，音屑。榑，音屑。榑，音屑。

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室，下有三屋。

字，王作功。淮南子：賢主之用，人也。猶工之

之制木也。大者以為榑，榑，音薄，櫨，音盧，侏儒，一作株。

榑，音薄，櫨，音盧，侏儒，一作株。榑，音薄，櫨，音盧，侏儒，一作株。

言蓋祖此而室。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

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

良也渡音慶。本草注。玉屑一名玉札。生藍田山。少室青芝。出太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屎。齒也。生濕地及腐木上。如菰而圓。且輕。敗鼓皮。主蠱毒。淮南子。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鳥頭也。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犖呂角切。卓犖是或作犖犖。是或

相用何孟春日以匠氏醫師引起宰昔者

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

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歿蘭陵守新史作

原正或作王論或作倫皆非是弘文苑作以興蓋宋初以講避也。荀卿事詳前卷讀荀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言

自得與孟並太史公雖合其傳然中所叙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

至叙荀卿乃繼於談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此

篇並尊一儒優於聖域蓋徇太史公合傳之意而失之者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

雖多而不要其中聲而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脩而不顯於眾顯或作洵。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章句

費俸錢歲靡廩粟俸或作奉子不知耕婦不

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從才用切或踵常

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促音齷促促諸本

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姬

姪廉謹姬與促音義通集韻齷下二字皆出

編或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辜

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郭正或動而

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安動輒得

若夫商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

庫庫音卑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庫而禍高

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已量或作量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音弋

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豨音紫豨許豈切又

非是也本草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蒲味辛

溫無毒父服輕身不灰或云昌蒲生石積上

多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名昌陽不可服

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

其似似是而非不可引年也楚人呼豨為豨

古樂府亦有地呼豨句豨苓即猪苓也自

若夫至此見無豨車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

之意又應前醫匠一說何孟春日有關束有

照應讀昌黎文只於每篇結斷處細玩

便見昌黎所以成一家言人不可及

本政

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倡為大本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僕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蓋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盡窮古始以明示民不知知古者神而化之不知使知之也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

其或作有或無其字此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

似及

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

以明示民

作遂或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

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諛此之

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

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

遂古之初

何居隼檀弓音婁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朱子曰大率此篇僻澁必其

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我一作吾

遂古之初本楚辭成語注遂往也言往古之初則未有天地未

有生人之時也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

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

世其終不復矣乎

孽魚列切長民者發一號

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

悱芳尾切或無然非二字○廣雅口

也悱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

門而復後雖屹屹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

之者也。雖上或無後字。或苦骨切。暨或作道。漢書王褒傳。勞筋苦骨。終日在。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唐自安史亂後。河在河北。地裂。為。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

怪。二作類。窅。音窅。書。洪範。建用皇極。漢書。杜欽傳。漢承周秦之弊。豈抑文尚質。注。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莊子。天其運之乎。地其處乎。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詩無大邦維翰句。公益以大雅板之篇。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互用者。書出微命篇。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窳窳以待之。椽。離也。欄也。字當从木。窳。徒敢切。窳。宅於都者。知窳窳之為盜。則必峻

其垣墻而內固，扇鑄以防之。

鑄音夾。○莊子固扇鑄扇關鑄。

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

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

勿切或作備強居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

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

野下或無人鄙二字蓋以謂不足為

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

為二字今謹文勢疑為字衍此材力不足者，次之

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放此

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

閒去聲彼之

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

里而與我壤地相錯。

與上或無有丘陵江河

洞庭孟門之關。

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

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

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

備乎哉？

頸一作領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足下或有不

為字非是

不足為者

敵至而不知

材力不足

者先事而思

則其於禍

也有閒矣

閒去聲

彼之

屈強者帶甲

荷戈不知其

多少其縣地

則千里而與我

壤地相錯

與上或無有

丘陵江河

洞庭孟門之

關

漢書刪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賁育古之二勇力士也孟賁生於夏育
 衛人力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雞莊
 舉千鈞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鷄卵魯雞固能之
 矣注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
 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
 資殊也於或作與非○唐順之曰然則知之
 何而備之曰托得人茅坤曰通篇極論王意
 却自過秦論來其文平直通顯友近蘇氏
 亦非公本色孫鑄曰反覆譬喻機警絕倫

巧者王承福傳按論語亦作巧○左傳

巧人以時填館官室注巧人塗者○
 全以議論行文是本傳變局孫鑄曰
 前畧叙一段後畧斷數語中間都是
 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
 絕高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
 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劈然便著論能王其
 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夫字天寶
 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
 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
 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喪其土由手鑊示

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
當焉 饒每官切。爾雅饒謂之。核。視時屋食
 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
 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
 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
唐順之曰各致其能似有
 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
諸本以道者語今按所以出此與原道義同似當以之然謹上文有二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

所以生者正取上言也若作而百官者
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
 承君之化者也
或無也字非
 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
 敢一日捨饒以嬉
一日捨饒或作捨饒一日
 夫饒易能可
 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
 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
智上或無
 有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
 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
或作故。子有食於人及
 言蓋有合於此
 嗜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

韓昌黎集卷第十三

年矣入下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問下或無或無日字○茅坤曰此一良正承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而字○王慎中曰就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前所自見處翻案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或有能字或能上又有強字

或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視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必如將貴富此云上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或無之字○吾之心愧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行者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及此一何句束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一作我類有之一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

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力者下或有不也字。○王慎中日又日以愈始下又轉一步。皆作韓子折衷處。張本。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
 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
 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
抑而不實。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
 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
 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畜一作蓄。揚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定非

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
 其亦遠矣。
亡或作忘。○茅坤曰退又其言有
 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鑒或作
 五箴五音。
并序。○昌黎五箴之作句句皆頂門一鍼絕不似宋人陳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
或
 是余生三十有八年。
三或作四。非是
 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

言腐一語

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左傳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注于日也披其說不為無据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是余字明矣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曷可與言或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以汝一作汝以非是下同朱子云此按本務為新寺多作解語文垂字逆又或作字詭怪以失退之立言之意也今悉正之○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此為監察御史坐論天下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嗷女交切亦作號載嗷也注謹也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禾切○書母歿而不歿汝悔而何定悔而休汝惡曷瘳定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追一作止○書追字近似止字故偶以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轉寫誤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一作悖非是蓋由下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句有三悖字而誤也為比捨也為離前之所惡今見其戡從也為

愧捨也為狂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或焉作然聞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去聲擘擘管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

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
 以賈僧揀以媒怨。賈音古汝曾不寤，以及於難。
 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其及
 或作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禍亦或然，作辱則然。

後漢三賢贊三首

范曄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同傳，公各述其事以贊之。然不過就傳鋪敘，彙括其語耳，亦絕無所斷案也。三人事詳見下。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

仲任，肅宗時人。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滋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少孤，從班彪學，家貧無書，遊洛陽書肆，徧閱之。悉記之，因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開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秘之，以為譚助。王朗嘗請邕搜得邕，曰：惟吾與爾共勿廣傳也。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也。孟軻荀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充，以病不行。乃作養性，一十六

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充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簡嗜

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節信符字漢安定臨涇縣今屬陝西平涼府為

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無為字人或作里○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憤世

定俗鄙庸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憤世著論潛夫是名符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

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述救之篇以救為賊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忠○潛夫論有述救篇曰今日賊良民

之甚者莫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大於數救

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

大於數救

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鄉

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

語曰徒見一千石不如一逢不仕終家

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首一無仲字○公理長統字漢山陽高平

侯國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

後果敗以此有聲謂上或有自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

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

君深戒也未幾幹以并州叛倣儻敢言語默

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名稱疾不就著論

見情傲一作倨按本傳非是統理傲黨敢

狂生每州郡命名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

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

言是名舉下或有高第字按本傳非是尚

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

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

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

繆襲嘗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真鈞揚

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一或

諱辯

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

益以是罪公而云大有繼繆者指此

亦卒不就舉特無所軒輊云退之

辯諱之作婉啗詳快反反覆覆正如

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謝枋

者有道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

盡是設疑伴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

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

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李上一有進士二字非是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從已說舉進士有各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諸本乃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複出四字為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中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雖若小勝然終失韓公本肯而不究毀者之情也一本又無之字亦非○方崧卿曰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歟元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孫鑣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也或無也字皇甫湜曰若不明白于與賀

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再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藍與丘同音○鳥藍州名詩音義江東呼為鳥藍曲禮不諱嫌名一各不偏諱注謂其難避也嫌名謂聲音相近若再與雨丘與藍也偏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也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或一本無此二字非是茅坤曰嫌名獨生一腳

作波瀾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

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

日克昌厥後又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日宋不

某在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釗音昭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管若日管者吾友又日中楊裘而張昭

論舊君諱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

之子名胡退之意亦本此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

又李浩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

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

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又設疑問之漢諱武

帝名微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

謂微侯為通侯蒯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只無此又諱

氏家訓桓公名白傳有又皓之稱厲王名長

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賢腸

意亦本此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

也滸呼古切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

世祖名昞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

以為觸犯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七

此段全是不諱嫌名承上極有勢官宮妾諱嫌名承上極有勢士君子言語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將要

起何所守法句已合周孔曾參意虞集曰自

周公作詩至此比十事變作八樣句法極鏗

鏗有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替之以國家之

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

字或無邪為二字倒凡事父母得如曾參

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

矣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

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

孔子亦見其惑也茅坤曰奇甚愈轉夫周公

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

於官者官妾則是宦者官妾之孝於其親賢

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宦者或作宦官語

快詩

訟風伯訟或作讒非是德宗貞元十

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

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

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雍蔽

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

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

陸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
譴陽山云○此文全祖述賈誼旱雲
賦愈之所為裴延齡李齊運之徒即
蓋之所謂為絳灌也故國朝李夢陽有
谷旱飢文十篇其意亦同晁補之曰
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此小人實
為此厲雲以燒君子欲施而不
可得特以爲此厲者聞之也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尤早上也或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
職雨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或作
不關其神哉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
或侵將下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
或有欲字

有其他獨一作將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
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
屏屏兮吹使醕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
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
不雲不或作
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
又上或
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
誰當我今或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
人誰汝傷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退之伯夷頌立論雅正文亦峻
潔宋人乃皆不然之王荆公則

謂史記伯夷叩馬及采薇事為太史公之發料伯夷必先武王以外故不事周使端在武王時則其烈豈在太公下意全與此頌相反程伊川又謂退之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方好嗟乎凡論古人者須得古人安身立命處也孔子所謂求陽正其身安身立命處也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非乎是以程說雖亦本聖人語要無事實可據至荆公則皆屬臆說不足傳也唐順之曰是黎此又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覺茅坤曰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此司遷本傳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

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剛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又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未幾一十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認甚○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泛說有二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等人不可以此二者論也則三等入皆非有所措各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下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

年言言之益其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山
大約如此耳
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
萃音當殷

之亾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
去下無

之字○史記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

有非之者也
聖下二人字從或作率與或作從

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
伯夷姓墨名介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殷既滅矣天下宗周

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

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遺篤而自知名也
明

或有人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
謂上或無所字

一凡人范本如此原與下文非聖人相發明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非是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
準字本从水準聲俗作准誤○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

準馬切

乃所以為窮天且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
之以一凡人毀譽而遽為喜愠者有間矣
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凖故因附見其說云
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黃震曰反結
一語尤奇絕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三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日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日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文氣質實得頌體近似兩漢之遺茅坤日子產之識遠故不毀鄉校退之思深故為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僑音喬○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

之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相去聲下同安一

子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本作知教叶倚與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

大益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

善維否我於此視否音鄙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

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下塞上壅邦

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梁傳上

下閭則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諛者

使監監古衫切○國語厲王虐國成敗之迹

昭哉可觀哉或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

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

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作於厚四

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理下或有者字○不第掉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篇中所指宰相

鄭細翰林學上李吉甫中書舍人

裴增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

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

取此○退之此又有不勝憂讒畏譏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韓非子卷之三

謗譽殆是同病然最不好稱辨一任
眾口悠悠而已嘗作讒賦有云同余
知審審而譙譙今其雲臆之如此也
揭規矩以改錯分寧畢誦警背憎以
溘成也友人宋白均聞之日退之蒙
議尚釋言以求世諒今予乃云然正
恐謔子者未已耳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

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

坐或無下且公字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

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

通以來我下或有為字而無為一通以字愈

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

著于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
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為奇也獻下
或有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日子獻相國
之字

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

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

子其慎之日有下或無為字愈應之曰愈為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謂公

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

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

韓昌黎集卷之三

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巳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

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

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

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非是宰下或有相字

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注敵體也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

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

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

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鮮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

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友之友於朝

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思難相友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宿資

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巇許宏反若夫狂

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魯者則

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急於剖白故不覺其言之

若自詛也足見退之學力未到处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

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既累月

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
 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
 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治或居則
 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
 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
 或有不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字非是愈也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
 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
 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為之解以
 真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咄字見晉
 確嚴浩語當

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戰國策
 太一質於邯鄲謂魏王曰市無虎明矣然
 而二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
 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又甘茂曰昔
 曾子處費人有與曾子同名者族者而殺人
 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
 自若頃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
 也頃之頃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
 亦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
 三人疑之則慈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母不能信也

讒疾而甚之之辭也詩見小雅卷伯又曰亂之初生
 僭始既酒亂之又上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

乏之謂也詩見小雅巧言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

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

其至哉既托已之口為解至此不能無徐又

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會參殺人以愛

惑聽也巷伯之傷即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

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

明則聽視不惑公止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

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聽或作

或作而進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

而慎或無而慎字○三見愈何懼而既累月

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

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愈曰前之謗我於

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

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

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相

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

或無而字○始以叙事起此又以叙字結勢

亦率然兼一
句總收妙甚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壻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一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鳥可得
邪鳥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
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
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
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室公下或天下之所窺
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其有

或作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
而遊矣在下或無此字此言而公信之者謀
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
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
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
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
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李
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或
自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

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一猶若也舉之不以
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
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歐陽脩跋張中丞傳後
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
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
列傳最為疎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
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
入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
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
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按歐云唐書
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
所書并舊傳為之矣○退之此文以
叙事夾議論其得之悲歌慷慨者為

多新史特載之於許遠傳後以愈褒
貶尤甚故著之云黃震曰補記載之
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
生氣茅坤曰通篇句字氣皆大史公
隨非昌黎公本色今書畫家亦有效
入而得其解者此正見其無處不可
才力特偉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

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字巡上或無張

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
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飛未擢進士
第為清河令調真源令祿山反巡率吏士哭
於玄元廟起兵討賊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
賊攻睢陽圍四十日城陷不屈遂
遇害與南霽雲等死者三十六人翰以文章

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

遠立傳許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寬厚長

名拜睢陽太守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乃以

遠使國威喪劍巡功業墮敗請追奪官爵以

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

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

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

遠後巡歿不足惑昔口後歿者與賊其先巡

歿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

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一人者事載

簡書若日星不可矣輕重議力能然議者又

紛紜不齊故翰傳亦闕其事而退之云云

不載雷萬春事皆尾

雷萬春事為偏將今

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

刻木人際得其實乃大驚○翹按公此文特

著許遠南霽雲事以補翰傳之所不及未嘗

及雷萬春一字也而此乃云爾疑誤雷萬春

當作南霽雲為是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

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

巡俱守歿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歿先後異

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茅兩家子弟材智

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歿而遠就虜疑

畏歿而辭服於賊詳見遠誠畏歿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當其圍守時外無虍蟬

遠亦殺其奴以食士

蟻子之援毗蟻音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

語以國亾主滅語或作駭賊滅下或有悟之

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自巡

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

益勸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

為信外無待而猶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

亦能數日而知必死處矣遠之不與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

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

無之字○虞集曰洗發痛骨入骨髓全是子

長神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

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詬或作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

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

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此段全以取譬

便一句在有力茅坤曰以上專為世之謗

遠者訟而直之以下纔併入張巡並論本末

當一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逾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之卒或無之

贏倫為切○當時必有謂一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睢陽小邑以自固者故退之
云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亾
其誰之功也之不成無之字非是○司馬光

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當是時棄城而圖存則不取越過其南耳

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

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途

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數所指切攻或作功

明辨兩人之功至今不愈嘗從事於汴徐二

府屢遣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府或作州○時詔贈

州大都督皆立廟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

也或無之字○南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賊

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

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

待人_ラ真_ニ吾_カ所_レ事_ル也_也遂_ニ留_ル巡_{始_テ被_レ圍_ニ築_テ臺_ヲ募_ル萬}
 死_一生_者數_日無_レ敢_テ應_レ俄<sub>有_二哨_{鳴_ヲ而_{來_ル者_一乃}}
 霽_{雲_也也}賀_蘭進_明以_{御_史太_夫代_ニ巨_節}
 度_也臨_淮觀_望莫_レ救<sub>云_{特_ニ往_テ乞_フ之_ニ云_云}賀_蘭
 嫉_巡遠_之聲_威功_績出_已上_{不_肯出_師救_愛}
 霽_雲之_勇且_壯不_聽其_語疆_留之_具食_與樂_延
 延_霽雲_坐霽_雲慷_慨語_曰雲_來時_睢陽_之人<sub>不_食月_餘日_矣雲_雖欲_獨食_義不_忍雖_食且<sub>不_下咽_○睢_陽宋_州今_{河_南歸_德府_治}因_拔
 所_佩刀_斷一_指血_{淋漓}以_示賀_蘭一_座大_驚
 皆_感激_爲雲_泣下_雲知_賀蘭_終無_爲雲_出師_皆</sub></sub></sub></sub>

意_卽馳_去將_出城_抽矢_射佛_寺浮_圖矢_著其_上
 上_甄半_箭曰_吾歸_破賊_必滅_賀蘭_此矢_所以_志
 志_也愈_貞元_中過_泗州_船上_人猶_指以_相語_箭
 箭<sub>或_ハ作_箭歸<sub>或_ハ作_師非_是○述_霽雲_一段_{仇_健急_利說_得淋_漓之_極逼_是馬_遷蹊_徑城}
 陷_賊以_刃脅_降巡_巡不_屈卽_牽去_將斬_之又_降
 降_霽雲_雲未_應巡_呼雲_曰南_八男_兒死_耳
 耳_不可_爲不_義屈_雲笑_曰欲_將以_有爲_也公_有
 有_言雲_敢不_死卽_不屈_{欲_將或_疑張_籍曰_有}
 于_嵩者_少依_於巡_及巡_起事_嵩常_在圍_中及_巡</sub></sub>

韓巨野集卷第十三

或作及其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

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和州今屬湖南直隸烏江在州城北亭長巖

舟待項羽即此其縣今廢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

所不讀或無嘗字○臨渙唐屬河南道宿州籍時尚小麤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

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嵩曰

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

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銛一字嵩驚以為

巡偶熟此卷因斷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

立書未嘗起艸起或作有○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長臣

以上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

激厲將士賦詩有云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

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管開星月近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

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

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巡曰汝

勿怖歿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絕妙寫生，手是太史公得意處。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歿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歿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上或有不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又了于嵩一案不肯輕自放過。

河中府連理木頌

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國朝復為蒲州，屬山西。平陽府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木則木連理，公

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潭城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殆或作始，或無五字皆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天子是嘉，俾錫

勞王王拜晉晉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
 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勞去聲之
柯乃與下文同榮爲一句禾一作木皆非是
理再語贅句分而韻不叶失之遠矣殊本
連理之柯卽今所謂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
卽書所謂異畝同類之嘉禾也蓋追爲前日
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
謂雙鶮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
 產茲土也久矣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
 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
 無極王余抑也欲或作將王余抑也或作余
抑王也或依上又作王抑余
也皆非是抑余余抑奮肆姁媮不知所如願
蓋互文以叶韻耳

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姁音吁媮音俞○姁
姁美態也莊子康衢

童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或作願

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公時佐董晉

日返之作記記其事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

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隴西越三月辛巳

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軍司馬實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實客以落之廣韻凡宮室始成之祭曰落士女齎會闐郭
溢邪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
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

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

不合或作非合湛或作沈舟不或作舟用今

按本文其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

然未免虞疏宜洩之患故須作木門耳上文

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

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也以不作用

字者誤汴河在今河南自滎陽達開封府

城西至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

訛言屢騰詩民之訛言注歷載已來孰究孰

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

威歸童噉噉劫眾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

噉音叫噉古呼字○唐書宣武李萬榮死鄧

惟恭總其軍晉受命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

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

勞賞之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
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弗肅弗厲
薰為大和神應祥福又穀穰熟既庶而豐人

韓昌黎集卷十三

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

一本無此二句非是疑後人惡

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朱注辨之甚詳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

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

之匪為觀遊開或作杆渾胡本切○渾渾不

深廣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

隴西公是宣文一作河之云云源于崑崙有

君切○說文云云水出其東北限天子萬祀公

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日尚俾來者知作

之所始論華而雅近似秦紀

之果東觀刻石辭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公為陽山

符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

公二卷送靈師云落落王員外是也

亭在連州陽山蓋連之屬邑云○退

之此記亦平李叙事耳其點綴絕佳

處如鳥路河梁思議都賦虞集日淋

滴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

特高歐公文大

畧有得於此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遊

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二卷

公有送惠師詩即元慧也景常未詳異日

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新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蟄糞壤燔櫛駘燔或作焚櫛側師切○詩其
日郭正城曰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
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
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呀音嚴窪音陞窅通
窅則盈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
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
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
除寒暑皆非是○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
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造也其丘上或有名
字有埃下或有不

德字說文埃立而待之也漢其石谷曰謙
賈說傳埃罪長沙即古埃字
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易
道麗盈而益謙詩振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
鷺于飛注鷺白鳥
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詩秩秩德音
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
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
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
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
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唐順之於是
日請各至此數段奇在用爾雅釋文體於是

州民之老閭而相與觀焉或無老字而或作州民之老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
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平其字直音值或讀如字一作多一作空皆非是地藏一無地字其人無一人字○直當也如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句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無郎字皆非是
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流浙音錫○各今有浙川縣以浙水得名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郟者也湍在今鄧州俱屬河南南

陽臨漢水升岷晉以望方城方城在今承
荆門下岷江荆門山在宜都大江南岷江疑即巴東蜀江其源亦發蜀之岷山故云今屬荆州府
衡山之下衡山在廣漢桂陽地嶺區嶺大
詭之觀詭一作壞或無也字或作之
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

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一作

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按顏魯公于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二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以爲州名字本作濠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故退之作記時尚爲濠作濠字者誤矣○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

所部之暇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整或

士或作事守或作定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觀聘

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

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祈或非閑

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閑或然皆元戎

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苟其帥之不文則

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

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自

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張建封也歷十

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其一曰高陽

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
 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
 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隴上或有日字，孟
 容以文詞知名，兼建
 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或
 云公贈李君，居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
 當恐是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稱實所謂
 博也。
 閔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
 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
 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人苟下
 或有有
 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氣

川派而身雲飛也

章或作扶或作華或作
或作代或無也字

愈樂

是實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

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記字下或無之
字來字上或無

字俾

畫記

昌黎此文其法今得之考工記故
能條疏而不直錯綜而不紊後人
做之如作西園雅集之類雖自及如

潤色殊乏古韻讓昌黎遠矣蘇軾曰
世有矣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
能為退之畫記此大矣也茅坤曰妙
處在物數龐雜
而詮次特悉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

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太
旗前立騎下或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
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
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
羈勒立者二人勒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
而立者一人隼也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
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坐而指
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
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

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坐而脫足
者一人坐上或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其食者十有
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
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
一人字疑當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
婦人或作婦負者之下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
女而無以字字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作焉

畫人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又有上者下者上下之意相屬又作亦有馬
之下者馬又作亦作亦有馬馬皆非是
 行者牽者牽或作奔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
有走者則奔者為重履非是或能
無四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非是按此特
字人
 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
者二字
非是
 齧者齧音纒又下
沒切
齧也
 飲者溲者陟者降
 者疥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
有而字
 怒
 相踉齧者齧音
稜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
 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馬屬上句
非是
以上結束
畫馬
 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
有有字
 橐駝三頭橐或
作駝
下同
漢書注橐駝者言
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
 驢如橐駝之數而
 加其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
 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
 甲冑之屬鉞盃箜篌篴管鈞釜飲食服用之
 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
 妙相音盾箜音登鈞其綺切用下或連投壺
妙二字空而無器字非是
史記虞卿躡蹻擔
簪詩疏方曰篴圓曰管皆以竹為之鈞釜屬
有足曰鈞無足曰釜
又結束畫雜物一段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
生申叔者或無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沈括某

某有譜一卷其局方一尺中心高如覆手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某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某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林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愜之以為非

有工人之所能運思蓋某集眾工人之所長

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明年出

京師至河陽與一二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

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

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

也也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

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國

故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

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或無始

當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木

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

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

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日連

年收利第，如摘領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三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退之此記實清麗奇崛，其清麗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唐順之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茅坤曰：憤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澹宕奇詭。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下邑，無所不當，問其下

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

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前

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

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下或有丞字。○樓丞

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惟班馬有此目吏問，不可吏曰

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

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數所

切。○警，不肖語也。前漢警警說文，不肖人也。諺數慢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警也。○在唐時，故博陵崔斯有以此諺，東語亦極感慨，含蓄有味。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

通或作澄大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
 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一本無再進二字或無下再字
 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其人而今按唐本皆脫字况唐人試宏詞者
 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其人恐非是俗本皆作於字或疑千當作其如云
 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据姑放元和初以前太
 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太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
 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
 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皆下或

字負余上或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為吏枿音藥岸下或無而字為
 之或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丞聽故言猶文具也其說不成文理非是
 有記壞漏汚不可讀丞字或疑斯立易稱與
 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
 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
 挺從木號音號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
 說文挺下枚也○我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日下或有吟字○數語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清微簡澹使人自遠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在今江西南昌府章江門上唐高宗子

元嬰封滕王時建○退之自袁州作

此記凡五百五十字首尾叙其不登望之

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

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

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

陽永叔尹師魯皆為峴山亭記蘇子

美為照水堂記蘇子瞻為遠景樓記

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黃震曰

燕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

言情畫記工於敘事監田丞廳記叙

崔斯立盤鬱之懷滕王閣記自叙慨

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

所之無拘也茅坤曰通篇不及滕王

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

婉而

宕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

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則或作常臨觀或

非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公自注王勃作

賦今中丞王公為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

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

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唐

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

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請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日償所
願焉一本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
十一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皆非是
此言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
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
觀乃從下門而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入意亦相似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
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
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
西觀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
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

皆罷行之行上或有而字非是○八州今俱
江府饒州今饒州府虔州今贛州府吉州今九
吉安府信州今廣信府撫州今撫州府袁州
今袁州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生一作施非是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
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日一作月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
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
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
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淡音接 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與去聲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
理或作洽所 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
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身得無情哉
平字為讀皆非是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
公文亦非察屬所得施於長者蓋本作鳥自
鳥而胡又曰 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
甜而乎耳
之腐黑捥折者蓋瓦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
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
漫莫幹切漶胡館反
又乎貫反破或作故
非是瓦甄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害
也鮮或作圭說見後祭湘君夫人文○前漢

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
知法漫漶不分別貌
既訖功公以歟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
記之
而下或有賞焉子
于下或無其字
愈既以未得造觀為
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
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某或作文○
退之勝王閣
記委婉曲折極有波瀾起處特述其勝槩以
思一見既而道經其處以為可以見矣而不
見隨復移官其處以為必得見矣而又不見
此雖終不得見而得以列名其上為文以紀

其事以希能一見也起伏照顧處章法絕佳

科斗書後記

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王愔文字志太昊作龍
書神農作穗書黃帝以蒼頡鳥跡為篆書因卿書見作雲書少昊作金大鸞鳳書高陽製科斗書高辛作仙人形書堯作龜書夏后作鐘鼎書蝌蚪蟲名爾雅謂之活東古今注一各懸針一名玄龜通作科斗

愈叔父

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

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

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

咸歸韓氏

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丞相神功平劉展下淮西雲卿

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一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

去思碑一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則公所云蓋可見矣

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

蓋能皆非是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詩尚書韓擇木騎曹祭有鄰開元以來數不

分禮記又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

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

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

中鎮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服之或授余

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

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

非也衛宏字子敬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

歸公沖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

得其據依蓋可講得下或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左傳無所據依

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

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此為文辭宏畧識字

或無道字因從歸公乞觀一部書得之畱

月餘張翥進士賀拔怒為以畱愈或無字蓋

得其十四文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

日右庶子韓愈記

